

围炉夜话

作者：王永彬

V4.0

《星光居士严肃脸》及参考文献持续更新网址

<https://github.com/xingguangjushi/xgjsysl>

围炉夜话寒夜围炉，田家妇子之乐也。顾篝灯坐对，或默默然无一言，或嘻嘻然言非所宜言，皆无所谓乐，不将虚此良夜乎？余识字农人也。岁晚务闲，家人聚处，相与烧煨山芋，心有所得，辄述诸口，命儿辈缮写存之，题曰围炉夜话。但其中皆随得随录，语无伦次且意浅辞芜，多非信心之论，特以课家人消永夜耳，不足为外人道也。倘蒙有道君子惠而正之，则幸甚。

咸丰甲寅二月既望王永彬书于桥西馆之一经堂。

博学笃志，切问近思，此八字，是收放心的工夫。

神闲气静，智深勇沉，此八字，是干大事的本领。

薄族者，必无好儿孙。薄师者，必无佳子弟。吾所见亦多矣。

恃力者，忽逢真敌手。恃势者，忽逢大对头。人所料不及也。

饱暖人所共羨，然使享一生饱暖，而气昏志惰，岂足有为饥寒人所不甘。

然必带几分饥寒，则神紧骨坚，乃能任事。

宾入幕中，皆沥胆披肝之士。客登座上，无焦头烂额之人。

不必于世事件件皆能，惟求与古人心心相印。

不能缩头者，且休缩头。可以放手者，便须放手。不镜于水而镜于人，则吉凶可监也。

不蹶于山而蹶于垤，则细微宜防也。

不恃不求，可想见光明境界。勿忘勿助，是形容涵养工夫。

不与人争得失，惟求己有知能。卜筮以龟筮为重，故必龟从筮从，乃可言吉。若二者，有一不从，或二者俱不从，则宜其有凶无吉矣。

乃洪范稽疑之篇，则于龟从筮逆者，仍曰作内吉。于龟筮共违于人者，仍曰用静吉，是知吉凶在人，圣人之垂戒深矣。人诚能作内而不作外，用静而不用作，循分守常，斯亦安往而不吉哉。

把自己太看高了，便不能长进。把自己太看低了，便不能振兴。贫贱非辱，贫贱而谄求于人者为辱。

富贵非荣，富贵而利济于世者为荣。贫无可奈，惟求俭。拙亦何妨，只要勤。泼妇之啼哭怒骂，伎俩耍亦无多，静而镇之，则自止矣。

谗人之簸弄挑唆，情形虽若甚迫，淡而置之，则自消矣。

莫大之祸，起于须臾之不忍，不可不谨。

每见待子弟，严厉者，易至成德，姑息者，多有败行，则父兄之教育所系也。

又见有子弟，聪颖者，忽入下流，庸愚者，转为上达，则父兄之培植所关也。每见勤苦之人，绝无痼疾。显达之士多出寒门。此亦盈虚消长之机，自然之理也。

漫夸富贵显荣，功德文章，要可传诸后世。

任教声名喧赫，人品心术，不能瞒过吏官。门户之衰，总由于子孙之骄惰。风俗之坏，多起于富贵之淫奢。

名利之不宜得者竟得之，福终为祸。

困穷之最难耐者能耐之，苦定回甘。明犯国法，罪累岂能幸逃？白得人财，赔偿还要加倍。

父兄有善行，子弟学之或无不肖。父兄有恶行，子弟学之则无不肖。

可知父兄教子弟，必证其身以率之，无庸徒事言词也。

君子无过行，小人嫉之亦不能容。

可知君子处小人，必平其气以待之，不可稍形激切也。

富不肯读书，贵不肯积德，错过可惜也。少不肯事长，愚不肯亲贤，不祥莫大焉。

富贵易生祸端，必忠厚谦恭，才无大患。

衣禄原有定数，必节俭简省，乃可久延。

富家惯习骄奢，最难教子。寒士欲谋生活，还是读书。发达虽命定，亦由肯做工夫。福寿虽天生，还是多行阴鹭。

伐字从戈，矜字从矛，自伐自矜者，可为大戒。

仁字从人，义字从我，讲仁讲义者，不必远求。

凡遇事物突来，必熟思审处，恐貽後悔。不幸家庭衅起，须忍让曲全，勿失旧欢。

凡事谨守规模，必不大错。一生但足衣食，便称小康。

凡事勿徒委于人，必身体力行，方能有济。凡事不可执于己，必广思集益，乃罔後艰。

凡人世险奇之事，决不可为。

或为之而幸获其利，特偶然耳，不可视为常然也。

可以为常者，必其平淡无奇，如耕田读书之类是也。

风俗日趋于奢淫，靡所底止，安得有敦古朴之君子，力挽江河。

人心日丧其廉耻，渐至消亡，安得有讲名节之大人，光争日月。

大丈夫处事，论是非不论祸福。士君子立言，贵平正尤贵精详。

打算精明，自谓得计，然败祖父之家声者，必此人也。朴实浑厚，初无甚奇，然培子孙之元气者，必此人也。

德泽太薄，家有好事，未必是好事。得意者，何可自矜？。

天道最公，人能苦心，断不负苦心。为善者，须当自信。

德足以感人，而以有德当大权，其感尤速。

财足以累己，而以有财处乱世，其累尤深。

淡中交耐久。静里寿延长。

但患我不肯济人，休患我不能济人。须使人不忍欺我，勿使人不敢欺我。

但责己不责人，此远怨之道也。但信己不信人，此取败之由也。但作里中不可少之人，便为于世有济。

必使身後有可传之事，方为此生不虚。

待人宜宽，惟待子孙不可宽。行礼宜厚，惟行嫁娶不必厚。

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应之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

利人土地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败。此魏相论兵语也。

然岂独用兵为然哉？凡人事之成败，皆当作如是观。

地无余利，人无余力，是种田两句要言。

心不外驰，气不外浮，是读书两句真诀。道本足于身，切实求来，则常若不足矣。

境难足于心，尽行放下，则未有不足矣。

读书不下苦功，妄想显荣，岂有此理？为人全无好处，欲邀福庆，从何得来？读论语公子荆一章，富者可以为法。

读论语齐景公一章，贫者可以自兴。

读书无论资性高低，但能勤学好问，凡事思一个所以然，自有义理贯通之日。

立身不嫌家世贫贱，但能忠厚老成，所行无一毫苟且处，便为乡党仰望之人。东坡志林有云：人生耐贫贱易，耐富贵难；安勤苦易，安闲散难；。

忍疼易，忍痒难；能耐富贵、安闲散、忍痒者，必有道之士也。

余谓如此精爽之论，足以发人深省。

正可于朋友聚会时，述之以助清谈。

多记先正格言，胸中方有主宰。闲看他人行事，眼前即是规箴。

敦厚之人，始可托大事，故安刘氏者，必绌侯也。

谨慎之人，方能成大功，故兴汉室者，必武侯也。

天地生人，都有一个良心。苟丧此良心，则人去禽兽不远矣。

圣贤教人，总是一条正路。若舍此正路，则常行荆棘之中矣。

天地无穷期，光阴则有穷期。去一日，便少一日。

富贵有定数，学问则无定数。求一分，便得一分。

天虽好生，亦难救求死之人。人能造福，即可邀悔祸之天。

天下无憨人，岂可妄行欺诈？世上皆苦人，何能独享安闲？天有风雨，人以宫室蔽之；地有山川，人以舟车通之。

是人能补天地之阙也，而可无为乎？人有性理，天以五常赋之；人有形质，地以六谷养之。

是天地且厚人之生也，而可自薄乎？图功未晚，亡羊尚可补牢。

虚慕无成，羡鱼何如结网。桃实之肉暴于外，不自吝惜，人得取而食之。

食之而种其核，犹饶生气焉。此可见积善者有余庆也。

栗实之肉秘于内，深自防护，人乃破而食之。

食之而弃其壳，绝无生理矣。此可知多藏者必厚亡也。

念祖考创家基，不知风霜沐雨，受多少苦辛，才能足食足衣，以贻后世。

为子孙计长久，除却读书耕田，恐别无生活，总期克勤克俭，毋负先人。

能结交直道朋友，其人必有令名。

肯亲近耆德老成，其家必多善事。莲朝开而暮合，至不能合，则将落矣。富贵而无收敛意者，尚其鉴之。

草春荣而冬枯，至于极枯，则又生矣。困穷而有振兴志者，亦如是也。

浪子回头，仍不惭为君子。贵人失足，便贻笑于庸人。

鲁如曾子，于道独得其传，可知资性不足限人也。

贫如颜子，其乐不因以改，可知境遇不足困人也。

论事须真识见。做人要好声名。

观规模之大小，可以知事业之高卑。

察德泽之浅深，可以知门祚之久暂。

观周公之不骄不吝，有才何可自矜？。观颜子之若无若虚，为学岂容自足？。

观朱霞悟其明丽，观白云悟其卷舒，观山岳悟其灵奇，观河海悟其浩瀚，则俯仰间皆文章也。

对绿竹得其虚心，对黄华得其晚节，对松柏得其本性，对芝兰得其幽芳，则游览处皆师友也。

耕读固是良谋，必工课无荒，乃能成其业。

仕宦虽称显贵，若官箴有玷，亦未见其荣。

耕所以养生，读所以明道，此耕读之本原也，而后世乃假以谋富贵矣。

衣取其蔽体，食取其充饥，此衣食之实用也，而时人乃藉以逞豪奢矣。

古今有为之士，皆不轻为之士。乡党好事之人，必非晓事之人。

古之克孝者多矣，独称虞舜为大孝，盖能为其难也。

古之有才者众矣，独称周公为美才，盖能本于德也。古人比父子为桥梓，比兄弟为花萼，比朋友为芝兰。

敦伦者，当即物穷理也。

今人称诸生曰秀才，称贡生曰明经，称举人曰孝廉。

为士者，当顾名思义也。

郭林宗为人伦之鉴，多在细微处留心。

王彦方化乡里之风，是从德义中立脚。甘受人欺，定非懦弱。自谓予智，终是糊涂。孔子何以恶乡愿，只为他似忠似廉，无非假面孔。

孔子何以弃鄙夫，只因他患得患失，尽是俗心肠。看书须放开眼孔。做人要立定脚根。

陶侃运甓官斋，其精勤可企而及也。

谢安围别墅，其镇定非学而能也。肯救人坑坎中，便是活菩萨。
能脱身牢笼外，便是大英雄。

和平处事，勿矫俗以为高。正直居心，勿机关以为智。和气迎人，
平情应物。抗心希古，藏器待时。

和为祥气，骄为衰气，相人者，不难以一望而知。善是吉星，恶
是凶星，推命者，岂必因五行而定。

何谓享福之人？能读书者便是。何谓创家之人？能教子者便是。
何者为益友？凡事肯规我之过者是也。

何者为小人？凡事必徇己之私者是也。

济世虽乏赀财，而存心方便，即称长者。

生资虽少智慧，而虑事精详，即是能人。

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

可知积善以遗子孙，其谋甚远也。

贤而多财则损其志，愚蠢而多财则益其过。

可知积财以遗子孙，其害无穷也。见小利，不能立大功。存私心，
不能谋公事。

见人行善，多方赞成。见人过举，多方提醒。

此长者待人之道也。

闻人誉言，加意奋勉，闻人谤语，加意警惕。

此君子修己之功也。

敬他人，即是敬自己。靠自己，胜于靠他人。

家之富厚者，积田产以遗子孙，子孙未必能保。

不如广积阴功，使天眷其德，或可少延。

家之贫穷者，谋奔走以给衣食，衣食未必能充。

何若自谋本业，知民生在勤，定当有济。家之长幼，皆倚赖于我，我亦尝体其情否也。

士之衣食，皆取资于人，人亦曾受其益否也。

家纵贫寒，也须留读书种子。人虽富贵，不可忘力穡艰辛。交朋友增体面，不如交朋友益身心。教子弟求显荣，不如教子弟立品行。

教弟子于幼时，便应有正大光明气象。

检身心于平日，不可无忧勤惕厉工夫。

教小儿宜严，严气足以平躁气。

待小人宜敬，敬心可以化邪心。

俭可养廉，觉茅舍竹篱，自饶清趣。

静能生悟，即鸟啼花落，都是化机。

进食需箸，而箸亦只随其操纵所使，于此可悟用人之方。

作书需笔，而笔不能必其字画之工，于此可悟求己之理。

讲大经纶，只是落落实实。有真学问，决不怪怪奇奇。

谨守父兄教条，沉实谦恭，便是醇潜子弟。

不改祖宗成法，忠厚勤俭，定为悠久人家。

居易俟命，见危授命。言命者，总不外顺受其正。

木讷近仁，巧令鲜仁。求仁者，即可知从入之方。君子存心但凭忠信，而妇孺皆敬之如神，所以君子落得为君子。

小人处世尽设机关，而乡党皆避之若鬼，所以小人枉做了小人。

君子以名教为乐，岂如稽阮之逾闲。

圣人以悲悯为心，不取沮溺之忘世。

齐家先修身，言行不可不慎。读书在明理，识见不可不高。

气性不和平，则文章事功，俱无足取。

语言多矫饰，则人品心术，尽属可疑。气性乖张，多是夭亡之子。

语言深刻，终为福薄之人。

求备之心，可用之以修身，不可用之以接物。

知足之心，可用之以处境，不可用之以读书。求个良心管我。留些余地处人。

钱能福人，亦能祸人，有钱者不可不知。

药能生人，亦能杀人，用药者不可不慎。权势之徒，虽至亲亦作威福，岂知烟云过眼，已立见其消亡。

奸邪之辈，即平地亦起风波，岂知神鬼有灵，不肯听其颠倒。

清贫，乃读书人顺境。节俭，即种田人丰年。

习读书之业，便当知读书之乐。存为善之心，不必邀为善之名。

孝子忠臣，是天地正气所锺，鬼神亦为之呵护。

圣经贤传，乃古今命脉所系，人物悉赖以裁成。

行善济人，人遂得以安全，即在我亦为快意。

逞奸谋事，事难必其稳便，可惜他徒自坏心。

性情执拗之人，不可与谋事也。机趣流通之士，始可与言文也。

小心谨慎者，必善其後，惕则无咎也。

高自位置者，难保其终，亢则有悔也。

心静则明，水止乃能照物。品超斯远，云飞而不碍空。心能辨是非，处事方能决断。人不忘廉耻，立身自不卑污。

兄弟相师友，天伦之乐莫大焉。闺门若朝廷，家法之严可知也。

知道自家是何等身分，则不敢虚骄矣。

想到他日是那样下场，则可以发愤矣。

知过能改，便是圣人之徒。恶恶太严，终为君子之病。能知往日所行之非，则学日进矣。

见世人之可取者多，则德日进矣。

志不可不高，志不高，则同流合污，无足有为矣。

心不可太大，心太大，则舍近图远，难期有成矣。

治术本乎儒术者，念念皆仁厚也。

今人不及古人者，事事皆虚浮也。

忠实而无才，尚可立功，心志专壹也。忠实而无识，必至僨事，意见多偏也。

忠有愚忠，孝有愚孝，可知忠孝二字不是伶俐人做得来。

仁有假仁，义有假义，可知仁义二途不无奸险人藏其内。

种田人，改习廛市生涯，定为败路。

读书人，甘与衙门词讼，便入下流。

正己，为率人之本。守成，念创业之艰。

正而过则迂，直而过则拙，故迂拙之人，犹不失为正直。

高或入于虚，华或入于浮，而虚浮之士，究难指为高华。

粗粝能甘，必是有为之士。纷华不染，方称杰出之人。

处境太求好，必有不好事出来。学艺怕刻苦，还有受苦时在後。

处世以忠厚人为法。传家得勤俭意便佳。

处事要代人作想。读书须切己用功。处事要宽平，而不可有松散之弊。

持身贵严厉，而不可有激切之形。处事有何定凭，但求此心过得去。立业无论大小，总要此身做得来。

愁烦中具潇洒襟怀，满抱皆春风和气。

昧暗处见光明世界，此心即白日青天。

川学海而至海，故谋道者，不可有止心。莠非苗而似苗，故穷理者，不可无真见。常人突遭祸患，可决其再兴，心动于警惕也。大家渐及消亡，难期其复振，势成于因循也。

常存仁孝心，则天下凡不可为者，皆不忍为，所以孝居百行之先。

一起邪淫念，则生平极不欲为者，皆不难为，所以淫是万恶之首。

常思某人境界不及我，某人命运不及我，则可以自足矣。

常思某人德业胜于我，某人学问胜于我，则可以自惭矣。

成大事功，全仗着赤心斗胆。有真气节，才算得铁面铜头。

成就人才，即是栽培子弟。暴殄天物，自应折磨儿孙。

程子教人以静，朱子教人以敬。静者，心不妄动之谓也。敬者，心常惺惺之谓也。又况静能延寿，敬则日强。为学之功在是，养生之道亦在是。静敬之益人大矣哉，学者可不务乎？。

世风之狡诈多端，到底忠厚人颠扑不破。

末俗以繁华相向，终觉冷淡处趣味弥长。

世之言乐者，但曰读书乐、田家乐。

可知务本业者，其境常安。

古之言忧者，必曰天下忧、廊庙忧。可知当大任者，其心良苦。

士必以诗书为性命。人须从孝悌立根基。

士既知学，还恐学而无恒。人不患贫，只要贫而有志。事但观其已然，便可知其未然。人必尽其当然，乃可听其自然。

事当难处之时，只让退一步，便容易处矣。

功到将成之候，若放松一着，便不能成矣。

势利人装腔做调，都只在体面上铺张，可知其百为皆假。虚浮人指东画西，全不向身心内打算，定卜其一事无成。十分不耐烦，乃为人大病。

一昧学吃亏，是处事良方。

数虽有定，而君子但求其理，理既得，数亦难违。变固宜防，而君子但守其常，常无失，变亦能御。

奢侈足以败家，慳吝亦足以败家。

奢侈之败家，犹出常情，而慳吝之败家，必遭奇祸。庸愚足以覆事，精明亦足以覆事。

庸愚之覆事，犹为小咎，而精明之覆事，必见大凶。舍不得钱，不能为义士。舍不得命，不能为忠臣。

守分安贫，何等清闲，而好事者，偏自寻烦恼。

持盈保泰，总须忍让，而恃强者，乃自取灭亡。

守身必严谨，凡足以戕吾身者，宜戒之。养心须淡泊，凡足以累吾心者，勿为也。守身不敢妄为，恐贻羞于父母。创业还须深虑，恐贻害于子孙。

善谋生者，但令长幼内外，勤修恒业而不必富其家。

善处事者，但就是非可否，审定章程而不必利于己。

山水是文章化境。烟云乃富贵幻形。

身不饥寒，天未尝负我。学无长进，我何以对天？。

神传于目，而目则有胞，闭之可以养神也。

祸出于口，而口则有唇，阖之可以防祸也。

生资之高在忠信，非关机巧。学业之美于德行，不仅文章。

盛衰之机，虽关气运，而有心者，必责诸人谋。

性命之理，固极精微，而讲学者，必求其实用。儒者多文为富，其文非时文也。君子疾名不称，其名非科名也。

人品之不高，总为一利字看不破。

学业之不进，总为一懒字丢不开。

人犯一苟字，便不能振。人犯一俗字，便不可医。

人得一知己，须对知己而无惭。士既多读书，必求读书而有用。

人皆欲贵也，请问一官到手，怎样施行？。

人皆欲富也，且问万贯缠腰，如何布置？。

人皆欲会说话，苏秦乃因会说话而杀身。人皆欲多积财，石崇乃因多积财而丧命。

人之生也直，人苟欲生，必全其直。

贫者士之常，士不安贫，乃反其常。

人之足传，在有德，不在有位。世所相信，在能行，不在能言。

人知佛老为异端，不知凡背乎经常者，皆异端也。人知杨默为邪说，不知凡涉于虚诞者，皆邪说也。

人生不可安闲，有恒业，才足收放心。

日用必须简省。杜奢端，即以昭俭德。

人生境遇无常，须自谋一吃饭本领。

人生光阴易逝，要早定一成器日期。人虽无艰难之时，要不可忘艰难之境。世虽有侥幸之事，断不可存侥幸之心。人心统耳目官骸，而于百体为君，必随处见神明之宰。

人面合眉眼鼻口，以成一字曰苦，知终身无安逸之时。

人称我善良，则喜。

称我凶恶，则怒。

此可见凶恶非美名也，即当立志为善良。

我见人醇谨，则爱。见人浮躁，则恶。

此可见浮躁非佳士也，何不反身为醇谨。

自奉必减几分方好。处世能退一步为高。

自己所行之是非，尚不能知，安望知人。古人以往之得失，且不必论，但须论己。

自家富贵不着意里，人家富贵不着眼里，此是何等胸襟！。

古人忠孝不离心头，今人忠孝不离口头，此是何等志量！。

自虞廷立五伦为教，然後天下有大经。

自紫阳集四子成书，然後天下有正学。

子弟天性未漓，教易入也，则体孔子之言以劳之，勿溺爱以长其自肆之心。子弟天性已坏，教难行也，则守孟子之言以养之，勿轻弃以绝其自新之路。

紫阳补大学格致之章，恐人误入虚无，而必使之即物穷理，所以维正教也。

阳明取孟子良知之说，恐人徒事记诵，而必使之反己省心，所以救末流也。

作善降祥，不善降殃，可见尘世之间，已分天堂地狱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可知庸愚之辈，不隔圣域贤关。

最不幸者，为势家女作翁姑。最难处者，为富家儿作师友。财不患其不得，患财得而不能善用其财。

禄不患其不来，患禄来而不能无愧其禄。

才觉己有不是，便决意改图，此立志为君子也。

明知人议其非，偏肆行无忌，此甘心为小人也。

在世无过百年，总要作好人、存好心，留个後代榜样。

谋生各有恒业，那得管闲事、说闲话，荒我正经工夫。存科名之心者，未必有琴书之乐。

讲性命之学者，不可无经济之才。聪明勿使外散，古人有纁以塞耳，旒以蔽目者矣。耕读何妨兼营，古人有出而负耒，入而横经者矣。

纵容子孙偷安，其後必至耽酒色而败门庭。专教子孙谋利，其後必至争赘财而伤骨肉。

夙夜所为，得无抱惭于裘影。光阴已逝，尚期收效于桑榆。

矮板凳，且坐着。好光阴，莫错过。

偶缘为善受累，遂无意为善，是因哽废食也。

明识有过当规，却讳言有过，是护疾忌医也。

耳目口鼻，皆无知识之辈，全靠着心作主人。

身体发肤，总有毁坏之时，要留个名称后世。

一信字是立身之本，所以人不可无也。

一恕字是接物之要，所以终身可行也。

一室闲居，必常怀振卓心，才有生气。

同人聚处，须多说切直话，方见古风。

一生快活皆庸福。万种艰辛出伟人。

一言足以招大祸，故古人守口如瓶，惟恐其覆坠也。

一行足以玷终身，故古人饬躬若璧，惟恐有瑕疵也。

以汉高祖之英明，知吕后必杀戚姬，而不能救止，盖其祸已成也。

以陶朱公之智计，知长男必杀仲子，而不能保全，殆其罪难宥乎。

以直道教人，人即不从，而自反无愧，切勿曲以求荣也。

以诚心待人，人或不谅，而历久自明，不必急于求白也。

义之中有利，而尚义之君子，初非计及于利也。

利之中有害，而趋利之小人，并不顾其为害也。

意趣清高，利禄不能动也。志量远大，富贵不能淫也。忧先于事，故能无忧，事至而忧无救于事。

此唐使李绛语也。其警人之意深矣，可书以揭诸座右。

尧舜大圣，而生朱均。瞽瞍之愚，而生舜禹。揆以余庆殃之理，似觉难凭。

然尧舜之圣，初未尝因朱均而减。瞽瞍之愚，亦不能因舜禹而掩。

所以人贵自立也。

有不可及之志，必有不可及之功。

有不忍言之心，必有不忍言之祸。有真性情须有真涵养。有大识见乃有大文章。

有守虽无所展布，而其节不挠，故与有猷有为而并重。

立言即未经起行，而于人有益，故与立功立德而并传。有生资，不加学力，气质究难化也。

慎大德，不矜细行，形迹终可疑也。

有才必韬藏，如浑金璞玉，然而日章也。

为学无间断，如流水行云，日进而不已也。

友以成德也，人而无友，则孤陋寡闻，德不能成矣。

学以愈愚也，人而不学，则昏昧无知，愚不能愈矣。

言不可尽信，必揆诸理。事未可遽行，必问诸心。严近乎矜，然严是正气，矜是乖气，故持身贵严而不可矜。

谦似乎谄，然谦是虚心，谄是媚心。故处世贵谦而不可谄。颜子之不校，孟子之自反，是贤人处横逆之方。

子贡之无谄，原思之坐弦，是贤人守贫穷之法。

饮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，然人欲既胜天理或亡。

故有道之士，必使饮食有节，男女有别。

隐微之衍，即干宪典，所以君子怀刑也。

技艺之末，无益身心，所以君子务本也。

无论作何等人，总不可有势利气。

无论习何等业，总不可有粗浮心。

无执滞心，才是通方士。有做作气，便非本色人。

无财非贫，无学乃为贫。无位非贱，无耻乃为贱。

无年非夭，无述乃为夭。无子非孤，无德乃为孤。

误用聪明，何若一生守拙。滥交朋友，不如终日读书。

伍子胥报父兄之仇而郢都灭，申包胥救君上之难而楚国存，可知人心足恃也。

秦始皇灭东周之岁而刘季生，梁武帝灭南齐之年而侯景降，可知天道好还也。

为学不外静敬二字。教人先去骄惰二字。为乡邻解纷争，使得和好如初，即化人之事也。

为世俗谈因果，使知报应不爽，亦劝善之方也。为善之端无尽，只讲一让字，便人人可行。

立身之道何穷，只得一敬字，便事事皆整。为人循矩度，而不见精神，则登场之傀儡也。

作事守章程，而不知权变，则依样之葫芦也。

文行忠信，孝悌恭敬，孔子立教之目也，今惟教以文而已。

志道据德，依仁游艺，孔门为学之序也，今但学其艺而已。

稳当话，却是平常话，所以听稳当话者不多。

本分人，即是快活人，无奈做本分人者甚少。

王者不令人放生，而无故却不杀生，则物命可惜也。

圣人不责人无过，惟多方诱之改过，庶人心可回也。与朋友交游，须将他好处留心学来，方能受益。

对圣贤言语，必要我平时照样行去，才算读书。

与其使乡党有誉言，不如令乡党无怨言。与其为子孙谋产业，不如教子孙习恒业。

遇老成人，便肯殷殷求教，则向善必笃也。

听切实话，觉得津津有味，则进德可期也。

余最爱草庐日录有句云：澹如秋水贫中味，和若春风静後功。

读之觉矜平躁释，意味深长。

欲利己，便是害己。肯下人，终能上人。

用功于内者，必于外无所求。饰美于外者，必其中无所有。